

書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七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咫聞部第四

技藝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或云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載之以南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漢末



喪亂其法中絕馬鈞紹而作焉 古今注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于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  
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  
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  
又言兆之繇曰響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  
九鼎成遷於三國 墨子

魯班刻木為鶴一飛七百里後放於天姥山北山西  
峯上漢武帝使人往取之遂飛上南峯天將雨則翼  
翅動搖若將飛奮 述異記

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述異記

東北山石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  
冬復止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故鄉 述異記

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  
煙丘碧樹酈水燃沙賁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蔥巒  
錦栢漂椽龍松寒河星栢玩山雲梓西得漏海浮金  
狼淵羽壁滌嶂霞桑沉塘員籌北得宴阜乾漆陰坂  
文梓褰流黑鳧闔海香瓊珍異是集二人騰虛緣木  
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  
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臺二說有疑 拾遺記



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衢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三秦記

後漢李子長為政欲得囚情以梧桐木為囚像穿地為坎臥木囚于其中祝之正罪者不動寃者木囚動

出論衡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面鼓行一里打一槌

崔豹古今注

綦母懷文云在晉陽有一蠕蠕客有異筭術指庭中

一棗樹令其布筭即知其術數乃試之并辨若干純

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子筭者云必

不少更撼之果落一實

北史本傳

劉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

精如此

宋書

大月氏國太武時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仍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是國中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北史



李意期人有說四方郡國宮觀市里卽撮土成之經見者詫其酷類但纖小耳

續仙傳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如此

歸田錄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真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絕旣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而却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人

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斂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莫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

宋史

絳州碧霞觀天尊像高丈餘唐龍朔中刺史李諶荐母太妃所造上有篆文老黃冠云李使君高宗之子有二道士求篆此文閉戶篆畢化爲二鶴飛去餘一



古史記卷三十一  
及字欠一畫李陽水于此學篆十二年終不得其妙  
續博物志

慶曆中一術士姓李多巧思嘗木刻一舞鍾馗高二三尺右手持鐵簡以香餌置鍾馗左手中鼠緣手取食則左手扼鼠右手運簡斃之  
存中筆談

蜀人楊行廉精巧嘗刻木爲僧于益州市引手乞錢滿五十於手則自傾瀉下瓶口  
街異志

周穆王時西湖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向天比明而水汗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

實靈人之器 十洲記

吳有湛盧之劍惡闔閭之無道而出水行如楚昭王臥而寤得劍於牀不知其故風湖子曰此湛盧之劍也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已殺王僚磐郢已送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此其一也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此劍在越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薛燭曰赤堇之山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群臣上天歐冶死



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况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吳越春秋

吳王使干將鑄名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莫邪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而金鐵之精不銷莫邪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 鉄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干將匿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闔閭適魯季孫聘吳闔閭以莫邪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嘆曰美哉劍也夫劍之成也吳伯有缺則亡矣不受而去闔閭既寶莫邪復命作金鉤令曰能爲善

鉤者賞百金吳作鉤者甚衆有人貪王之重賞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者衆子何獨求賞作鉤者告以故王舉衆鉤示之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所在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胷王大驚曰寡人負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

吳越春秋

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廬之劍問風胡子曰臥寤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對曰此謂湛廬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



湛廬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湛盧  
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  
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盜以就有道

吳越春秋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  
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  
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  
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  
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  
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元別傳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

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  
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  
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  
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  
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  
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  
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  
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遂之師涓鼓窅之平公曰此何聲也師曠曰此  
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  
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  
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  
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  
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  
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於天  
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  
而問曰樂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

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  
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  
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白雲  
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  
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  
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  
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  
走平公恐懼伏於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  
身遂癡病

韓子

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去餘響繞



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sub>レ</sub>去也過逆旅逆旅辱之  
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泣涕三日不食遽  
而追之韓娥復爲曼聲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  
禁志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歌哭効  
韓娥之遺聲 列子

夏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遂不與宗族相見母病詣  
洛市藥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  
填車服燭路統在船中曝藥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  
而問之<sub>レ</sub>初不應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問卿居海  
濱能隨水戲乎統乃操舵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鱉魚

躍後作鮪鯨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  
三焉於是風波震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  
八九觀者悚遽充尤異之又問卿能作土地間曲乎  
統曰先公朝會會稽崩殂而葬百姓作慕歌孝女曹  
娥投水國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見戮國人作小海  
唱今欲歌之于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  
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  
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  
相謂聽慕義之歌髣髴見大禹聞河女之音伯姬高  
行在目前聆小海之唱子胥屈平立左右矣充欲耀



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建朱旗舉幡校  
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  
錯妓女服袿襍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  
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是木人石心也

晉書

漢中王瑀知音嘗早朝過永興里聞笛音顧左右曰  
是太常工乎曰然它日識之曰何故臥吹笛工驚謝  
又聞康昆崙奏琵琶曰琵琶聲少琵琶聲多是未可彈五  
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

琵琶云

唐書康自傳

嵇康常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

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  
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  
不言其姓字

本傳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辟  
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  
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絕傳之至今李舟好事嘗得村  
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  
第一嘗月夜吹之寥落逸發俄有客呼於  
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  
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



散不知所之

伏滔長笛賦序  
國史補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壘上聲琛爲秦州刺史諸羗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羗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卽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伽藍記  
南史

萬寶常配爲樂戶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

北史本傳

玄宗洞曉音律嘗取羯鼓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

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折指而笑曰不喚我作天公可乎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卽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墮下其神妙如此

羯鼓錄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絃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絃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卽成魑魅及詭怪群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



之圖又畫為龍鳳騫翥如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于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拾遺

者覺寒

博物志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

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鮓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鮓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齊諧記

曹不興嘗過青溪見赤龍飛水上寫獻孫皓送入秘府至宋時亢旱取不興畫龍置水上忽霧起大雨作

名畫記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



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常畫辟支佛於火  
中結跏趺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  
定慧力安然不動李薦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  
火周其身焰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  
何生何滅

畫品

顧愷之丹青特妙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  
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  
從之遂密去釘而愈

晉書本傳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  
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大

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  
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文滅佛教有儒聖獨不焚之  
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  
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頃刻雷霆二龍乘雲  
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名畫記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下壁上有六馬  
滾塵圖內明王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  
鬃霧鬣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妙  
與變化俱也

龍城錄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



古史談苑卷三  
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  
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  
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  
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

明皇雜錄

吳道玄常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烟

霧

名畫要錄

吳道子善畫神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於  
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以資冥助答曰廢畫已久  
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  
冥旻於是脫去衰服若常時粧飾走馬如飛左旋右

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  
之劍透空而下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慄道子於是援  
毫圖壁俄頃之際魔魅化出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  
觀道子平生所畫得意無出於是

見開志

唐韓幹善畫馬閒居之際忽有一人玄冠朱衣而至  
幹問曰何緣及此對曰吾鬼使也聞君善畫良馬願  
賜良馬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  
蒙君惠駿足免爲山水跋跣之苦亦有以酬效明日  
有神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獨異志

戴嵩善畫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



則牛瞳中有牧童形

拾遺

華佗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先以酒服麻沸散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本傳

廣陵陳登食鱠作病華佗下之鱠頭皆成虫尾猶是

鱠本傳

徐熙爲射陽令少善醫嘗夜聞有鬼呻吟聲甚凄苦徐曰汝是鬼何所需俄聞答曰姓斛名斯家在東場

患腰痛死雖爲鬼而腰痛不可忍聞君善灸願相救濟徐曰汝是鬼而無形何處治答曰君但縛藟爲人索孔穴鍼之徐如言爲鍼腰四處又鍼肩背三處設祭而埋之明日一人來謝曰蒙君醫療復爲設齋病除饑解感惠甚深忽然不見

談藪

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徐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于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曰若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

談藪



薛伯宗善徒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徒置  
齋前柳樹上明日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  
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  
南史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入關路由華州  
市中稠人聚觀有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就  
觀之有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  
拳石根蒂綴鼻纔如食筋觸之酸痛刺骨兩眼爲贅  
所牽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頃刻將絕惻然久之曰吾  
能爲也父母親屬叩顙祈請輦千絹置於座側公令

扶起於腦後下針寸許仍問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  
乎病者頷之公遽抽針贅應手而落日亦如初曾無  
病痛父母親眷且泣且拜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  
爾命之危迫吾蓋急病行志耳且非鬻技者也不顧  
而去 集異記

仁宗嘗患腰痛李公主薦一黥卒卽召見用針刺腰  
針纔出卽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  
號興龍穴 談圃

陸務觀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  
莫効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



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丫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灸灼道人遂徑去日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年乃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灸磚事言訖遽逝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

沈存中筆談

任子昭云向都門時鄰家兒頭疼不可忍有回回醫官割開額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夏雪簾云嘗於吳閶門見過客馬腹膨漲倒地偶有老回回見之於左腿割肉一小塊出不知何物也馬隨起卽騎而去信西域

多奇術哉

輟耕錄

順帝駙馬剛哈刺咱慶王墮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兒乃也里可溫人也嘗識此疾遂剪去之頃間復生一舌又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塗以藥而愈



羿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射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由是每進妙中高  
出天下 帝王世紀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命射夫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  
病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日箭戊  
巳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  
裳獻白雉 太公金匱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  
人服其精 本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  
孰若於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小生卽問宰夫如其言  
或人殺雞以食之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鷲  
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  
篇 裴景春秦書載記

衛倫過予言及於味衛稱魏故侍中劉子暘食餅知  
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  
暘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  
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  
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



時將發故揉以杏汁李柰時將發揉以李柰汁故兼  
三味 玄晏春秋

魏河東劉白墮善釀酒夏六月以甕貯酒曝日中經  
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  
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以其遠至鳴鶴觴亦  
名騎驢酒永熙中南貴州刺史毛鴻賓齋酒一直路  
逢劫賊盜飲之卽醉皆被擒因復爲擒好酒 伽藍記

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名曰夜來妙於針工雖處  
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宮中號針神 拾遺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妙巧無雙能指間以

綵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  
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  
地勢軍陣之像達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  
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歌滅不可久寶妾能刺  
繡作列國於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  
形旣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  
梯飛鶴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  
帷夫人曰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措其意思焉答曰  
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  
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



乃拆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弦  
百斷百續也乃織爲羅縠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內外  
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  
每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幙舒之則廣縱數丈卷之則  
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

王子年拾遺記

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裙正視爲一色傍視  
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  
又以百獸毛爲韉韋后則集鳥毛爲之皆具其鳥獸  
狀工費巨萬公主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  
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

方見之

朝野僉載

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畫馴狸復能補端硯百碎  
者賣歸旬日即復舊如新琢成畧無瑕類世莫得其

法

研譜

後漢正月旦八子臨陽德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  
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又  
化成黃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  
繩繫兩柱頭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

傾

後漢書

魏晉迄江左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舞背負



古史談苑 卷三  
靈岳桂樹白雲畫地成川之樂焉

育想 蚤字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獨異志

敬宗降誕之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  
妓女石大胡本幽州人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  
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  
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  
觀者目眩心怯大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  
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  
尺餘俄而手脚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

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杜陽雜編

唐貞元有乞者解如海其手自擘而墮足自脛而脫  
善擊毬樗蒲戲又善劍舞數丹丸挾二妻生子數人  
至元和未猶在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  
獨異志  
孔元方以杖拄地一手抱杖倒豎頭在下足向上以  
一手持酒杯倒飲之

洪州優胡曹贊者長八尺知書多慧善爲水戲百尺  
檣上不解衣投身而下正坐水面若在茵蓆又於水  
上鞦韆而浮或令人以囊盛之繫其囊口浮於江上自



古史談苑 卷三  
解其繫至於回旋出沒變易千狀見者目駭神竦莫能測恐有他術致之不爾真輕生也

因話錄

鳳州賓佐王郢員外時在相國等滿相在相府幕中  
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  
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抑吾  
子之福也又旬日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  
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  
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  
可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  
不可任曰三貢啟乞于闕龍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

相勉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  
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卽促行北去  
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貺僅二百餘十五六日至  
吳山縣僦居而止又十來日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  
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任公問其所  
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李業下第過陝虢山路值暴雨投村舍避之村家只  
有小童看舍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及稍  
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昂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  
業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不可前去也須與老



翁歸見客欣然延接留連止宿既曉懇欲備饌業媿  
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  
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  
家貧無以伸賓慙于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  
度使某何敢不祇奉邪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  
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  
制在兵馬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  
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  
至涇州節度使李與鎮同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  
以討党項功除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

言

玉泉下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八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咫聞部第四

術解

師延殷之樂人也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爲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時爲司樂之官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時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亾夏末抱祭器奔殷而紂淫于聲色乃拘師延于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旣被囚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



古史記卷二十八  
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  
延更奏迷蒐淫鬼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  
之害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于水府拾遺記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  
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餅云發其  
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于其指端出浮屠十  
層高三尺巧麗特絕列幢蓋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  
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爲霧霧暗數里  
間俄而復吹爲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  
雲裏又於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

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  
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  
直入于口內復以手抑脣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  
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  
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變爲老叟或變爲嬰兒倏  
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  
呪術術惑神怪無窮拾遺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  
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  
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洒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



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  
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  
及金壺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焉遍鑽腦骨取  
髓代爲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  
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紊存五千  
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拾遺記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  
雲蒼蔚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問以  
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  
可得也王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手指畫王心應

手即裂王乃驚寐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  
樂移于旬日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  
出方寸綠囊中有藥名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  
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絹  
以之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只尺之內服之  
後天而死

拾遺記

周成王七年南陞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機巧變化  
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織毫之裏綴金  
玉羽毛爲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  
爲犀象獅子龍蛇犬馬之狀或變爲虎兕或口吐人



于掌中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間見人形或長  
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歛忽銜麗于時拾遺

介葛盧聞牛聲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  
而信左傳

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  
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子發聞之衣  
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  
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所得與無幾何齊  
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大夫皆盡其  
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

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夜解齊將軍之幃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之于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  
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  
師而去淮南子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  
牛而以布裹其蹄淮南子

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有放馬者相



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曰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

論衡

王次仲年少入學而家遠常先到其師怪之謂其不歸使人候之又實歸在其家同學者常見仲捉一小木長尺餘至則看屋間欲共取輒尋不見及弱冠變蒼頡書爲隸秦始皇徵之不至始皇怒檻車囚之赴國路次化爲大鳥出車飛去至西山乃落二翮一大一小遂名其處爲大翮山小翮山在媯州

水經

吳之未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及吳平紫氣愈明張

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共尋天文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生時相者言吾年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四丈餘得石函光氣非常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劍光芒艷發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寶劍愛之以爲南昌土不如



華陰赤土遺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致煥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晉書

秦王子嬰立百日趙高謀殺之子嬰夜夢有人長十丈鬚髯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謂子嬰曰余是天使也從沙丘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

相誅暴翌日乃起子嬰疑趙高囚高于咸陽獄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煮之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冰夏月坐爐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棄高尸于路見一青雀從高尸中出直飛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舄則安期所遺也

拾遺

張寬漢武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恠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



者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  
戒不潔則女人見

益都耆舊傳

季少君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餽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以為不治產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按其

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史記

漢中方士王仲都能忍寒帝以隆冬盛寒令袒載駟馬於昆明池上環以水而御駟者厚之狐裘寒戰仲都無變色臥於池上曛然自若

桓譚新論

王仲都服飛雪散盛暑中使曝坐周焚以火口不言熱身亦不汗

仲都別傳

安帝時檀國獻豸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九

管輅見顏超貌主天亡日子歸覓清酒鹿脯一斤卯



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碁但酌酒置脯飲  
盡更酌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有人救  
汝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顏置酒脯於前其人  
但飲酒食脯不顧北面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  
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曰適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  
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看之見超壽止十九  
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顏拜而回管語顏  
曰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  
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北所  
有祈求皆向北斗

輅別傳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死人相見同鄉人婦  
死數年願往見之道人曰卿可往見之若聞鼓聲即  
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術俄而見之與婦言語悲喜  
恩情如生良久聞鼓聲恨不得任當出戶時忽掩其  
衣裾戶間掣絕而出歲餘此人亡葬之開冢見婦棺  
下有衣裾

搜神記

樊英善風角隱于壺山之陽嘗有異風從西方起英  
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  
客後言從蜀都來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  
大雨火即滅

本傳



郭憲光武時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回向東北舍酒三噉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曰齊國失火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

本傳

段翳明風角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藥膏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本傳

費長房爲汝南市椽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

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飲畢而出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合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有一升許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與長房身齊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遂葬之長房立其旁莫見也于是遂隨入深山踐荆



棘于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  
朽索懸萬斤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  
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中有三蟲臭穢  
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  
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  
至可以杖投葛陂中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下鬼  
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  
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  
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發塚剖棺杖猶存  
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

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又嘗  
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  
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本傳

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  
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子訓惟謝以過誤終  
無他說遂埋之後月餘子訓抱兒歸父母大怒曰死  
生異路雖思吾兒乞不復用見也兒識父母欣然往  
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心猶疑乃竊發  
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後驅驢車與諸生俱詣  
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所駕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安坐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遂遁去時有百歲翁自說童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于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良久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少住並行應之視若遲行而走馬不及

本傳

劉根隱居嵩山好事者就根學道太守史祈執曰汝有何術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

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使太守

目覩爾乃為明根于是左顧而嘯右頃祈之遠祖近

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

萬坐顧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

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頰首流血請自

甘罪坐根默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本傳

左慈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勻必生熟煖之令有光

烟氣徹豆心內先不食一日以冷水頓服訖其魚肉

菜果不得復經口渴即飲水慎不可煖飲初小困十

數日後體力壯健不復思食

別傳



左慈少有神通嘗在曹操坐操謂衆賓曰今日珍羞略備所少吳淞江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鱸之周浹會者操又曰既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郊士大夫從者百餘人慈齎酒一升脯一片手自

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墟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收欲殺之慈却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于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于陽城山因復逐之遂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遂如此即往競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莫知所取

本傳

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後漢書



藥巴蜀人爲尚書正旦大會得酒不飲向西南嘖之  
有司奏巴不敬謝曰臣里失火以此酒爲雨救之後  
蜀郡奏元日成都大火東北有大雨至救火有酒氣  
後漢書本傳

蔡邕在陳留鄰人以酒食召邕客有彈琴於屏邕潛  
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問其  
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螿蜋方向鳴蟬  
將去而未飛螿蜋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恐螿蜋  
之失也此豈爲殺心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本傳  
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曰良竹也取以爲笛發

聲遼亮一云邕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  
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文士傳

介象會稽人吳主徵到武昌甚敬貴之從象學蔽形  
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一人不見莫有見者又使  
象作變化種瓜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  
何者最美象曰鱸魚爲上吳主曰論近魚耳此出海  
中安可得耶象曰可得乃于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  
之并求釣餌之須臾得鱸魚吳主驚喜問可食否象  
曰故爲陛下取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  
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齋甚好恨爾時



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使者并付直吳主遣人以錢五千付之象書符着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更買薑訖復閉目行人如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于市中相識甚驚作書寄其家此人促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還吳厨下切鱠方了

傳

神仙

仙公每醉嘗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竟日乃出曾別吳主到荊州遇大風百官船都沒仙公船亦沉淪吳主明日使人釣求公船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遂委之

抱朴子

姚光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十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而燔之荻了盡謂光已化爲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視其書不能解也

抱朴子

介象吳王所徵在武昌求去不許象言病以美梨一盒賜象須臾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日晡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種之吏以狀聞即發象棺棺中有一奏符

神仙傳



永嘉陽童孫權時俗師也嘗欲乘船往建寧泊在渚  
次宵中忽有一鬼來欲擊童童因起謂曰誰敢近陽  
童者鬼即稽顙云實不知是陽使者童便勅使乘船  
船飛迅駛有過猛帆至縣乃遣之

異苑

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鵝苑中  
設小屋施床几以婦屐履服物著其上使覲視之告  
曰若能說此冢中鬼神形狀者當加賞覲竟日無言  
怪問之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景帝  
乃厚賜之然則驚死亦有鬼也

抱朴子  
吳志注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

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  
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  
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  
腫而崩

晉書

閩中徐登女子化為丈夫與趙昞竝善方術時遭兵  
亂相遇於溪谷各矜所能登先禁溪水為不流昞次  
禁楊柳為生秭後登身故昞入長安百姓未知昞昇  
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昞笑屋亦不損昞嘗臨水  
求渡船人不許昞乃張帷蓋坐其中長笑呼風亂流  
而濟

搜神記



謝糺嘗食客以符投井有雙鯉魚跳出即命作鱸一  
坐皆徧 搜神記

晉永嘉中天竺胡人能斷舌復續吐火將斷時先以  
舌吐示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取置器中以示人舌  
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舍續之有頃坐人見舌如故  
不知其實斷否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  
中斷之已取兩斷合視絹布連續無異時人疑以爲  
幻陰試之真斷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火一  
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  
熱取以炊則火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盡

撥灰出之故向物也

搜神記

夏侯弘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乘馬死謝曰  
卿若能令此馬生者真爲見鬼也弘曰廟神樂君馬  
故取之今當活尚對死馬坐須臾馬忽從門外走還  
至馬尸間便滅應時能動起行謝曰我無嗣是我身  
之罰弘經時無所告曰頃所見小鬼必不辨此源由  
後忽逢一鬼乘新車弘前提牛鼻車中人曰何以見  
阻弘曰鎮西將軍謝尚無見此人不可使絕嗣車中  
人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少時與婢通誓不再婚而違  
約婢死在天訴之故無兒弘以告謝曰少時誠有是



事弘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從小鬼數人弘  
畏懼下路避之夫鬼過後捉一小鬼問此何物曰殺  
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以烏鷄薄之即  
差弘曰今欲何行鬼曰當至荆揚二州爾時皆行心  
腹病亡不死者弘教人殺烏鷄薄之十不失八九

錄

志怪

晉趙侯少好異術以盆盛水閉目吹氣魚龍立見有  
白米爲鼠所盜乃被髮持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  
東長嘯羣鼠俱到叱之凡非噉者去盜者止止者十  
餘剖腹有米在焉會徒跣須履仰頭微吟雙履自至

姿容倅陋人有笑之者便佯說以酒杯向口即掩鼻  
不脫乃稽顙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有  
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

異苑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荀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  
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

本傳

太興中區純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  
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即以手推之

晉陽秋

謝允從武當山還在桓宣武座有言左元放致鱸魚  
者允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書符投水中俄有一  
鯉魚鼓鬣水中

搜神記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

世談

郭璞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廟社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見向物固竒之厚加資給

本傳

郭璞行至廬江勸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從璞

將去之愛其婢無由得乃取小豆三斛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此妖可除也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投符井中數千赤衣人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悅後數旬

而廬江陷

本傳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後漢書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旣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



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廣記

石垣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閤中取物如晝

無差正日書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張子信對坐時有鵲鳴於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不喜向夕若風從西來歷樹拂堂角則夜必有召君輒不得往後果風來至高儼使人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去其妻止之而稱馬墮腰折果免難也北齊書

南史

吳猛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下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江

水截流遂成陸路徐行而過過訖水復觀者異之晉書

戴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為酒藏

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

廬衡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

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

皆洋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祖約請為中

軍主簿王振以為妖白約收洋絕其食五十日言語

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晉書

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

曰當即相還既而瓜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



魚得瓜刀其神效如此

搜神記

元嘉初上虞孫奚奴多諸刃伎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辟遙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頭風流血湧泄噓之便斷瘡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隨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羣鵲來集夜呪蝨蟲悉皆死倒至十三年乃於長山爲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爲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異苑

顧歡通解陰陽書爲數術多驗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

南史本傳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呼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謫仙

南史

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于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爲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収録必僧昭署名中年爲山陰縣梁武陵王純爲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復鳴昭曰王歡已闌今恣汝鳴即便喧聒又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荅曰國家



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嘯知耳俄而使至復謂人曰吾昔為幽司所使實為煩碎今已自解乃開匣出黃紙書上有一大字字不可識曰教分判如此及太清初謂親知曰明年海內喪亂生靈十不存一乃苦求東歸既不獲許及亂百口皆

鐵 梁典 南史

盧度有道術小隨張永北伐魏永敗魏追急淮水不得過自祝云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魚

池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以壽終南史杜京產傳

鳩摩羅什講經于艸堂寺忽下高坐謂姚興曰有二

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室女進之一交而

生二子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何可使法種

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諸僧多效之什乃聚

針盛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食此乃可蓄室因舉七

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媿服乃止晉書本傳

孫博口中吐火指樹火生葉旋焦枯又能於水面布

席作樂使眾人舞于上不沒不濡引鏡為刀屈刀成

鏡積成不改神仙傳



班孟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初沒足至腰及胸  
漸漸但餘冠幘良久盡沒又吸人屋上瓦瓦飛入簷  
楣紛如落葉

神仙傳

柳融取杯呪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杯成龜殼煮  
取肉則殼還成杯

七籤

趙丙舟行遇人酌水爲酒削一楫爲脯並得醉飽

章王子含水噴成珠玉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乘之

日行千里

神仙傳

陸法和有奇術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  
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岝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

皆無所得纔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  
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  
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  
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示之弟子見蛇頭齧  
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  
試刃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  
卿徵命殊急若不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

日果死

本傳

李順興年十餘乍愚乍智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  
單衣布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畧不患寒嘗爲齊乃食



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後為侯終德所捧殺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 北史

大業九年唐縣宋子賢善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于堂上紙上畫蛇獸及人形人來禮謁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云此惡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遂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襲乘輿事泄鷹揚郎將捕之夜

至其所見火坑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 五行記

魏真君八年悅般國獻幻人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藥內其口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癥世疑其虛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狂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

二三 北史

胡沙門曇摩羅元魏時至洛陽呪枯葉能生枝葉呪人變為驢馬見之莫不折怖 伽藍記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盜米不殊剝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蔗有款

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福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元理曰俎上蒸豚一頭厨中荔枝一椽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罪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季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

西京雜記

明崇儼以奇技自名高宗試爲窟室窟室奏樂其中召崇儼正之崇儼書桃木爲二符刺室中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止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



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唐書本傳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力士疾召請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旱數當然耳召龍興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幢幡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撒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攪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于鉢水中無畏復以刀攪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

煙徑上數尺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絕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西若一匹素者旣而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亦隨馬而馳至矣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沾濕

柳氏舊聞

開元中正月望日玄宗謂葉法喜曰四方何處燈極麗對曰無踰廣陵帝曰何法觀之俄而虹橋起於殿前師奏橋成但勿回顧帝與太真高力士黃幡綽樂工數人從行俄至廣陵燈火士女陳設華畷帝大悅命伶官奏霓裳羽衣曲數日奏人現五色雲中

幽怪錄



葉法喜隱松陽卯酉山中嘗爲其祖葉國重求刺史  
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喜乃具紙筆夜攝  
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緡正  
記  
明皇用葉法喜術上元夜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  
質酒而還遣使報之不誣明皇雜錄  
柳下一小兒才三歲曲拍中節在母懷中食乳搥手  
指應節蓋宿習也

孫甌生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爲人騎馳走楊貴妃  
喜觀之數召入宮中明皇雜錄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竇圖山與虎豹同處馴之如  
家犬焉鴉數隻集其肩臂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蛇  
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虎三數頭于庭中月  
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挺擊之遂散去知果于  
觀側薙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于他所如猶犬耳其  
狎異類如此一旦失所之

李泌絕粒五六載身輕能行于屏風上指引使氣可  
吹燭至滅導引骨珊然有聲號鑊子骨家傳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笑曰此是世  
間凡火服之反促壽因出一玉象子狀如拳曰此可  
求勾漏瑩徹者燃香致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



三五日象自服之即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玉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自貽咎又出金象云此是雌者貴其相伴不爾玉象飛去德裕服之有異乃于都下採聘名姝至百數不止象砂不復吐後南遷再遇道士怒甚索二象是夕風雨濤瀨并作玉像如團火飛出船德裕死于

朱岬

續博物志

唐殷七七周寶鎮潤州知鶴林寺杜鵑花奇絕謂七七曰可使頃刻開花副重九乎殷曰諾及九日果爛熳如春寶遊賞後花忽不見

續仙傳

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狀貌甚異帝留於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啟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明日



古史記卷二十八  
王  
哆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墻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于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于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

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資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

友會叢談

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於坊曲爲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卧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叅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



千萬人中某不難逃竄然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不晚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於其中又一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為幸矣復叱之不與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眾中有一僧頭歛然墮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

友會叢談

咸通初有布衣爨忘記其名到京輦云黔巫間來王

公之第以羊挺炭三十斤自出小鋸并小刀斧剪截其炭疊成二樓數刻乃成散藥末于上下用火燒之藥引火勢斯須即通徹二樓光明赫然望其簷宇窓戶彫檻刻角并闌檻罔不周備又有飛棟連接二樓有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移時後炭漸飛揚成灰方無所覩懿皇聞之召入宮禁久而不知所之

友會叢談

飛龍衛士韓志和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鴉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真無異以關捩置于腹中發之則凌雲奮飛可高百尺至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作貓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觀而



悅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  
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  
出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  
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曰臣愚昧致驚聖躬臣願進  
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遂於懷中出一桐木  
合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  
赤云以丹砂啗之故爾乃命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  
召樂工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  
致詞則隱隱於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  
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于數步之內如鷄捕雀

罕有不獲者上嘉之賜以雜綵銀梳志和出宮門悉  
轉施于他人不逾年不知志和所在

杜陽編

白校書有神術常于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爲飛  
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爲二小劍長五寸餘飛舞不

已洞微志

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

南唐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獲寵于元宗有娠將誕  
之夕震雷繞室大雨河傾半夜雷止耿身不復孕大  
食國進龍腦油上所秘惜先生曰此非佳者當爲大  
家致之乃縫夾絹囊置白龍腦一片垂于棟上以胡



餅盛之有頃如注上駭嘆不已命酒泛之味逾于大  
 食國進者又於元宗前擲雪為銀挺投紅爐淬之成  
 中金指痕猶在又取宮妓箕中糞壞炒為銀開寶末  
 庫內尚有先生糞銀炒小麥于銀釜成真珠續博物志  
 巫山道士黃萬護以符藥救人蜀王建召之鋪草席  
 水面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續博物志

王老志濮州臨泉人事親以孝聞為轉運小吏不受  
 賂謝遇異人于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  
 之而在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政和  
 三年太僕王亶以其名聞召至京師館于蔡声第嘗

緘書一封至帝所徽宗啟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  
 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稍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  
 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後應者十八九其門如市京  
 慮太甚頗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嘗獻乾  
 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  
 坐鑑下思所以懾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  
 富貴乃丐歸未得請病甚始許其去步行出就居病  
 已失矣歸濮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初王黼  
 未達時父為臨泉令問黼名位所至即書太平宰相  
 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機也黼敗人乃悟宋史方技傳

古史記卷三十八

三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知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旱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求仔昔晝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乃細書焚符仍札具左云湯沃而洗之黃門懼不肯受強之乃持去盖帝默祝爲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獻議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于禁中建圓象徽調閣以貯之仔昔素倨傲又少戇帝嘗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闡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

旋坐言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皓力最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寬人其後皓南竄至上蔡被誅

宋史

徽宗一日盛暑亭午在水殿熱甚詔林靈素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封閉惟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霹靂皆濁流俄傾即止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

清波雜志

雷州有人爲鄉民誣死問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爲完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爲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使之能活牛者復牛羊者



復羊但小耳呪之則漸大既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痛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其呪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慶曆中有焉

沈存中筆談

申屠有涯宋時居陽羨携瓷甌餅渡舟飲酒大吐衆逐之登岸吟曰仲尼非不賢爲世所不容蚩蚩同舟子不識人中龍跳入瓶不見

毘陵志

蜀有中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盃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

不復見

桂林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聽重之也一日欲往桂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風雨倘夜黑留此待緩急耳衆笑焉明日取視則空籃敞杓如故衆



益晒其妾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  
 殺膳多市酒期醉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  
 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衆大悶一客忽念前事戲  
 黷韓生曰子所貯月光安在寧可用乎韓生撫掌對  
 曰我幾忘之即走從舟中取籃杓一揮則白光燎焉  
 見于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盡如秋月晴夜月  
 色瀲灩秋毫皆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又酌  
 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談

鐵圍山叢

扶南王范尋養虎于山又養鰐魚十頭有犯罪者投

與虎及鰐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 外國傳

正大四年十月有狂僧李菩薩者就都人楊廣道家  
 宿一日大寒楊與之酒李若媿無以報主人者晨起  
 持酒盃出聞其喫酒聲曰增明亭前花開矣已而牡  
 丹開兩花來觀者車馬間咽酒尊爲之一空

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于陳氏七載音信不通夏月  
 青衿俱歇獨處一室有道人自吳山人謂之曰子思  
 鄉之切何不少稱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  
 人剪紙爲馬令合眼上馬以水嚙之其疾如風祝曰  
 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



古史談苑 卷二十八  
衣陟曰我便去妻曰纔歸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  
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驚寤乃身在書館中有  
一詩云一騎如龍送客歸銀鬃綠耳步相隨佳人未  
許輕分別不是仙翁豈得知 括異志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八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九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咫聞部第四

夙慧

王章誅時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呼哭曰平生獄上呼  
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  
問之章果死 漢書本傳

揚雄子揚烏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 見揚雄傳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  
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



賓客宴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懼其患時人貴之

魏志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威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苴蕙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後漢書傳

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十二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賦詩客乃作詩示麟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應聲答云邈矣甘

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世說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瞳子無此必不明



黃琬少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七歲日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漢書本傳

張霸年數歲知孝讓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因字伯饒

後漢書本傳

劉曄父普母修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以普妾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不責也

魏志

曹操子冲字倉舒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時孫權致巨象操欲知其斤重群下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可知矣操用刑嚴重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欲面縛首罪



猶懼不免冲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冲以刀穿单衣如鼠齧者繆為失意有愁色操問之冲曰俗謂鼠齧衣者其主不吉操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操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鞍懸柱乎一無所問操甚愛之年十三卒操謂丕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魏志

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遂鑒形而舞 異書

夏侯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

之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稱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繆一人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奮劍而戰遂沒於陣 世語

孔融幼有異才河南尹李膺簡重自居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妄接融年十歲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



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本傳

孔融被收二子皆弈棋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郊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欲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及收至謂兄曰死者有知將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本傳

張純張儼朱異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騾裹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

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

文士傳

何晏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

世說

王戎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本傳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睡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



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世說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君家果兒

應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金樓子 郭子

愍懷太子通適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閣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人主

晉書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暝於燈

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袁宗復生此寶 世說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慧和竝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殿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世說

孫放字齊莊幼令慧年六七歲庾亮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嗣輔弗過也庾翼子



爰客嘗候孫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曰庾稚恭家爰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晉書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公曰君亦復來耶應聲答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晉書

王子敬數歲時常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拂衣而去

晉書

韓伯年數歲至大寒母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褲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晉書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因指語南郡此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甚於所生

本傳

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辨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予問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予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予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錘信非虛也

洛陽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甚由是顯名

幼童記

烏之儔也

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曰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戚共嘉之

魏志

晉明帝幼而聰哲年數歲元帝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近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明日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對曰舉目見日

劉昭幼童傳

司隸徐正名知人符堅六歲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載記



後燕慕容農垂第三子也年九歲問太史黃紘曰俗稱參辰相見萬人相食各自一宿何爲如是紘曰昔高辛氏二子長伯閼主辰次實沉主參日尋干戈自相征討後帝不臧使伯閼主辰實沉主參別而離之相見則爭故代傳言然農曰天有定宿以人甄之而成憎愛二子之前參辰云何紘不能對垂深竒之小名

齊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息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

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償鳳尾矣

北史本傳

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隋書本傳

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南史

王綯早慧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綯應聲曰尊者之名



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父名景文偃尚之子也

南史

王慈少學書謝鳳子超宗嘗候其父僧虔仍往東齋請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本傳

盧詢祖有學術文章爲後生之俊邢邵戲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

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鬚差以自安邵重其敏瞻

北史本傳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

栝栢橡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本傳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白母不宜受伯軌財軌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本傳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童僕父



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呼為聖小兒 北史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伯不應度及諸孫 梁書

謝真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南史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本傳

柳慶年十三因慕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

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北史

柳蚪傳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頎聞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

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北史

賈彛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

賈誼之後莫之與京 北史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

相呼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北史裴駘傳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

實落群兒爭取之愔頽然獨坐季父暉適入學館見



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惜于林邊別葺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惜從兄星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之外北齊書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北史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老養是

以悲耳

北史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褐衣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妻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斃客大嗟賞之北史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旣未差眠亦不安南史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竝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人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唐書



齊永安王高浚早慧年八歲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北史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爲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及期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

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拾遺

高定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

唐書

弘農楊宰幼孤六歲時就學歸悞入人家乃父友也二丈人彈碁次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登時叉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窻中月父友驚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



十八中進士第

芝田錄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勤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爾所倚何樹嘉隱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李嘆曰此小兒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獠頭尚作宰相獠面何廢聰明李狀胡也

大唐新語

蘇頲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

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嘆異之知其他日

必主文章

世說

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令賦烏李曰日裏趨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當以全枝借子何止一枝

權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

本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誦別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唐詩紀事

唐詩紀事

白居易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數百



不差

本傳

樂天女金鑿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

雲仙散錄

李賀七歲以長短之句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因聯騎造門求見賀蚩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賀欣然操瓢染翰傍若無人曰高軒過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親爲束髮

唐書本傳

李泌七歲知爲文玄宗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

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固問童子豈有類若者傲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勅其家善視養之

家傳

鄴侯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



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  
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夫  
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爲詩賞風景詠古  
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常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悟呼爲小友

鄴侯外傳

嚴武幼豪爽母裴不爲父挺之所答獨厚其妾英武  
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  
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  
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竒之曰真嚴挺之

子

唐書

曹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  
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  
人皆異之

本傳

楊億將生祖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  
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  
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  
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  
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對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  
加賞異命內侍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  
驚其俊異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髻鬣不由師



古史談苑 卷二十九  
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予有望  
於汝也卽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 宋史

司馬光與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衆皆弃  
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爲圖  
冷齋夜話

許應龍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  
丈夫才吐鳳四坐嘉嘆後官端明殿學士 宋史

王禹偁七歲能文父本磨家畢士安爲州從事禹偁  
適代父輸麵士安因令作磨詩禹偁不思而對曰但  
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士

安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云鸚  
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對士安歸寫之屏間禹偁  
書其下云蛛蜘蛛雖巧不如蚕士安嘆息曰經綸才也  
加以衣冠呼爲小友 筆野雜記

黃庭堅年五歲已誦五經一日問其師曰人言六經  
何獨其五師曰春秋不足讀庭堅曰旣曰經矣何得  
不讀十日成誦無一字或遺其父庶喜其警悟欲令  
習神童科舉庭堅竊聞之乃笑曰是甚做處庶尤愛  
重之八歲時賦牧童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橫  
吹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本傳



黃魯直八歲時有鄉人赴南宮試其父庶率同舍餞  
飲皆作詩送行或令庭堅亦賦詩頃刻而成有云君  
到玉皇香案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道山清話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  
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  
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其敢以聖言爲法諸老警  
嘆目爲奇童 本傳

朱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天之  
上何物父異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

視之八卦也

本傳

陳埴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埴纔四  
歲出揖如成人鑰指槃中銀杏使屬對埴應聲曰金  
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然曰亡友不  
死矣 本傳

李清臣字邦直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暫經目輒誦  
稍長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  
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  
固儆之耶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 宋史  
榮茲七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月老天公益都劉



伯祥微七歲道陵召入宮賦鳳凰來儀二首稱旨又  
應制賦春柳云翠細圓勻綠線輕着行排立弄新晴  
更看三月春風裏散作飛花滿鳳城張世傑漢臣五  
六歲亦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  
向月中栽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者皆無可稱道  
獨麻知幾能自樹立一時名重天下 麻知幾七歲  
時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  
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 本傳

林傑五歲父肅携至王仙君霸壇戲問童子能詩乎  
傑口占云羽客已歸雲路去丹爐草木盡彫殘不知

千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同遊諸公初不謂渺  
歲之作遽臻於此莫不驚異 唐中丞扶命子弟延  
林傑入學院講習時會七夕因試乞巧詩傑援筆曰  
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  
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真神童也

明昌承安間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作  
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  
光明

廖凝十歲作咏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虞仲文四歲作雪花詩曰瓊英與玉蕊片片落前墀



問着花來處東君也不知時人目為神童

金史

脫丞相當朝有神童來謂能詩年纔數歲脫相令賦  
檐詩即成絕句分得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當

蓋諷之也

本傳

高則成六七歲穎異不凡隣有尚書緋袍出送客則  
成適自塾歸時衣綠衣尚書呼語之曰出水蛙兒穿  
綠襖美目盼兮則成應聲曰落湯蝦子着紅衫鞠躬  
如也尚書大驚異稱為奇童

本傳

古史談苑卷之二十九

古史談苑卷之三十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咫聞部第四

復生

晉伐秦獲秦謀殺之干絳市六日而蘇

左傳

吳夫差小女紫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女私交  
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臨去屬父母使求婚王  
不與玉氣結死葬闔門之外三年重歸具牲帛往弔  
於墓玉魂從墓出流涕曰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  
求度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宛頸而歌曰



南山有鳥其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  
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宛如之何  
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  
不爲匹雙故見鄙委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  
歌畢要重還冢與之飲讌三日夜盡夫婦之禮臨出  
取徑寸明珠送重曰至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說  
其事王怒曰吾女既死而造訛言以玷亡靈不過發  
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訴之玉  
歸白王曰昔韓重求玉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  
亡重從遠還齋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

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出而抱之玉

如烟然

錄異傳

秦始皇時長安王道平與同村唐叔偕女父喻誓爲  
夫婦道平被差征伐落墮南國九年父母聘與劉祥  
女不肯改事父母逼迫不免出嫁三年忽忽不樂思  
道平而死經三年平還家詰鄰人知其故徃墓所悲  
號三呼女名祝欲相見女魂自墓出言妾身未損可  
再生爲夫婦速開墳破棺出我平啟墓門捫看其女  
果活隨平還家劉祥爭之州縣檢律無條王斷歸道  
平壽一百三十歲

搜神記畧



古史談苑 卷三  
漢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婦人李娥年六十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蔡仲盜發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汝護我頭仲驚出走爲縣所見收治當棄市娥兒聞母活迎出娥回去太守召問狀娥曰問謬爲司命所召得遣出過西門見外兄劉伯文娥語不能獨行得一件否又形體爲家人所葬那得自出伯文遣門卒與尸曹相問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遣還可爲伴兼勅黑過娥比舍蔡仲發出娥也於是得出伯文曰書一封以付兒佗遂與黑俱歸太守以蔡仲發冢爲鬼神所使宜加寬

宥卽遣吏推問李黑與黑語協乃致伯文書與佗其紙乃父亡時送箱中文書也文字猶在而書不可曉乃請費長房讀之曰告佗我當從府君出行部以八月八日中武陵城南溝水畔候汝到期待之果聞人馬隱隱之聲便聞呼曰汝得我所寄李娥書否以次呼家中大小良久曰來春大病與此大丸藥塗門戶則辟妖厲矣言訖忽去竟不得見其形至來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見鬼惟伯文家鬼不敢向費長房視藥丸曰此乃方相腦也

窮神秘苑  
漢書注

漢陳留考城史妯少時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理



我以竹杖柱於瘞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卽掘出之後與隣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鄆賈和姊病請往省之路三年再宿還報

搜神記

會稽賀瑀死三日復蘇云上天見官府入曲房房中有架上層有印中層有劍使瑀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以出門吏云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惟使社公耳疾愈果有鬼來稱社公

搜神記

漢獻帝建安中南陽賈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時有吏將詣太山司吏閱簿曰當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時日暮至郭外樹下宿見一年少女獨行文合曰子類衣冠何乃徒步女曰某三河人父爲戈陽令昨被召來今却得還日暮懼瓜田李下之嫌疑君之容知是賢者是以依憑左右文合曰願交權於今夕女曰女以貞潔爲德文合反覆與言終無動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再宿將殮復蘇遂至戈陽修刺謁令曰君女寧卒而却蘇耶具說女子姿質服色令人問女所言皆同竟以此女配文合

搜神記



吳柳榮從吳相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軍士  
上岸無埋之者忽大叫人縛軍師人縛軍師遂活人  
問之曰上天北斗門下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  
大叫言何以縛軍師門下人怒榮叱去榮便怖懼口  
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存搜神記  
吳富陽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眠  
經日見病人死然後省覺覺則具說家中人不信之  
語人云其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卽死我入  
其家架上有米飯鮭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  
打其瘠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殺

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乃語兄之當活

搜神記

吳孫休四年九月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

土中出

吳錄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冢者人猶活既出平復  
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常在左右問漢時宮  
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

博物志

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聳說光家事  
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止  
住處今不知所在

三國志註



大司馬曹休所統中郎謝璋部曲義兵奚儂恩女年四歲病沒故埋葬五日復生太和三年詔令休使父母同時送女來視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葬至八日同墟入菜桑聞兒生活今能飲食如常搜神記于寶父有寵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五行記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方與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

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

啼聲母掘收養之

漢五行志

晉太元中北地陳良與沛國劉舒友善又與李焉共爲商賈焉殺良取物死十餘日良忽蘇說死時見友人劉舒舒久已亡謂良曰去年春社日家中鬪爭吾忿之作一咒于庭前卿歸爲我說此良往報舒家其怪亦絕乃詣官疏李焉伏罪搜神記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附葬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搜神記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而夫成長安經年  
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其女不樂行父母逼強而去尋  
得病亡後夫還問女所在徑至女墓不勝哀憤便發  
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知詣官爭之所在  
不能決秘書郎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  
議還前夫

搜神記

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卧廐中  
夢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是前太守徐玄方女亡已四  
年爲鬼所枉殺案生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  
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乃與馬子尅期當出

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則愈分明  
始悟是所夢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  
出又次肩項形體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  
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誠云我尚虛爾卽問何  
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廐中言  
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乃具教馬子出已養  
之方法馬子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  
升輟其喪前去廐十餘步祭訖掘棺出女身體貌如  
故抱出著氈帳中心下微煖口有氣息令婢守護之  
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漸能開口能咽粥旣而能語



二百日持杖起行一期之後悉服如常遣報徐氏聘  
為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元慶為秘書郎次男敬度  
作太傅椽女適劉汝彥

搜神記

臨海樂安章沉一作汎年二十餘死數日而蘇云天曹

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  
錄送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涕泣脫金釧一隻及  
臂上雜寶托沉與主者求救沉為請之并進釧物良  
久出語沉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女名也于是俱去脚  
痛不堪行會日暮止道側小窟狀如客舍而不見主  
人共宿嬾接女曰我姓徐家在吳縣烏門臨瀆為居

門前倒棗樹即是也明晨各去遂並活沉先為護府  
軍吏依假出都經吳到烏門依此尋索得徐氏舍與  
主人叙濶問秋英何在主人云女初不出入君何知  
其名沉因說昔日魂相見之由秋英先說之所言因  
得主人乃悟甚羞不及寢嬾之事而鄰人或知以語  
徐氏徐氏試令使婢數人遞出示沉沉曰非也令秋  
英見之則如舊識徐氏遂以妻沉生子名天錫異苑  
元魏菩提寺沙門達多發塚取軀得一人以進太后  
與明帝以為妖異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有此如范  
明友家奴不足異也后即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



何所飯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洪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死年十五今滿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或遊行或遇飯食如夢中不甚辨耳后卽遣錄事張秀携訪洪父母果然秀携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人遣我相問暢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秀携還以實聞后遣攜送洪向家暢起火持刀魏氏把桃枝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急速去可得無殃洪遂捨去遊京巷嘗宿寺門下洪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刀兵之屬嘗走於遠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洪謂作栢木棺勿以

桑木爲櫬人問其故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栢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栢棺桑木爲櫬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栢木踴貴人疑賣者貨洪言此

塔寺記

洪一作涵

梁主簿柳萇卒葬九江三年後大雨冢崩其子褒移葬啟棺見父目忽開謂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得更生褒迎歸三年乃卒

窮神秘苑部

唐椰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臨卒時告子昇曰不離君之身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已而子昇年近七十再娶崔氏或多省前生之事後產一男而卒

獨異志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夕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汚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所歸願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娠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殯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觸汚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向南十里有一僧院其間祇有一僧年可五十此竒士也君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

箒也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僧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啻顧曰我卽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乎亞復懇之僧怒以拄杖驅擊亞甘其辱連日不去夕亦不寢僧乃許之曰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謂亞曰事諧矣天曙但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間外戶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已憊壞此卽魂也善能保守囑之而去其事亞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中朝故事



古史記卷之三  
太和中有開周世家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日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破棺得一生婦人視其墓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常生於地中即將一朝歿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吳錄

光啟元年濕州溫泉民家有死者葬且半月行人聞呼聲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馮京常患傷寒死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為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 談圃

馮稜妻死稜哭之慟乃嘆曰奈何不生一子而死俄而妻復蘇後孕十月產訖而死 獨異志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更生有牧羊人聞而出之

### 附前身七條

羊祐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祐即詰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謂李氏子即祐前身也羊祐祖墓善相墓者謂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祐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晉書本傳

唐著作郎顧况字逋翁好輕侮朝士貶在江州多與



僧道交游時居茅山暮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  
 旦暮亡即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  
 日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  
 聞之甚悲憶遂以情告冥官官皆憫之遂商量却令  
 生於况家五歲能言冥間事聞父善吟却求再生之  
 事歷歷然長成應舉擢進士第 西陽雜俎

契真先生李羲範住北邙山中玄元觀咸通未有李  
 生者不知何許年可五十餘與先生叙宗從之禮詣  
 其所居有學童十數輩生有一妻一男其居甚貧自  
 此先生往來多止其學中異常款狎忽一夕詣邙山

與先生為別擁爐夜話問其所適生曰某此別辭世  
 矣非遠適也某受命於真曹主給一城內戶口逐日  
 所用之水今月限既畢後三日死矣五日妻男葬某  
 於此山之下所缺者顧送終之人少二千錢托道兄  
 貸之故此相囑因曰人世用水不過日用三五升過  
 此極有減福折筭切宜慎之問其身後生計生曰某  
 妻聘執喪役夫王某小男後當為僧其師在江南二  
 年外方至名行成未至間且寄食觀中也先生曰便  
 令入道可乎生曰伊是僧材不可為道非人力所能  
 遣自是累阻寒雪不入洛城且五日矣初霽李生之



妻與數輩請先生云李生謝世今早葬於山下欠一  
千錢云嘗託先生助之故來取耳仍將男寄先生院  
後江南僧行成果至宿於先生之室因與李生之男  
委之行成欣然携去云既有成約當度之爲僧二歲  
餘行成復至已爲僧矣誦法華經甚精熟初先生以  
道經授之經年不能記三紙人之分定信有之焉果  
僧材也 錄異記

田祐恭母夢馬援入其宅乃生祐恭援祠不復靈應  
及祐恭卒有見其跨馬入援祠者自後靈應如初田  
氏代產異才得安畚部累賜璽書勞之世爲思州守

嶺外錄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官寺持法華經僧  
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喜色有貴子問其姪  
娠之所在夫人洎妾媵問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  
召魯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腋  
下有文相次分明卽瓦官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緇郎  
年七歲尚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額謂曰旣  
愛官爵何不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卽相國胤也崔事  
一說云是終南山僧兩存之 非夢瑣言

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日入瑯琊山藏院



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恍然覺其前身  
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終而化續書殘軸宛然如

昔冷齋夜話

黃山谷見僧清老言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  
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  
子曰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  
為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  
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即吾墓學士  
能啟而除其蟻其腋氣平矣既覺訪視如其言修掩  
既畢而腋氣遂除春渚紀聞

附復合二條

蜀郡太守黃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  
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  
因問所由對曰妾本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  
昌妻也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  
何以識黃昌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  
千石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後漢書

程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板橋張萬戶家為奴張  
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三日竊謂程曰觀君  
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甘心於此乎程



疑其試已訴於張張箒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成大器不然終爲人奴耳程愈疑之又訴於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蔭補官迨元程爲陝西行省叅政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與元訪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紡織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償元粥錢乞身爲尼吾妻施貲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卽往尋見以曝

衣爲由故遺鞋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鞋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不再娶終不出旋報程移文本省檄興元路官爲具禮委幙屬李克復防護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輟耕錄



古史談苑卷之三十一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咫聞部第四

多壽

召公年一百九十餘太公年一百六十

長狄僑如楚如榮如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  
害榮如以魯桓十六年爲齊所獲而死至宣十五年  
一百三歲楚如猶在爲晉所獲旣長且壽有異于人  
晉武帝太康中田宣隱于鳴石岩下每見一人着白  
单衣徘徊岩上清曉方去自言王中倫生周宣時愛



此石聲清激故輒留聽

西陽雜俎

蕭穎士遊陳留逆旅方食之次忽見老翁曰觀郎君  
狀貌有似一人不覺愴然蕭問似何人老人曰郎君  
似齊鄱陽王蕭驚問曰王即某八代祖因何識之老  
人泣曰某姓左昔爲鄱陽書佐遭難入山修道遂得  
度世蕭敬異之問其年三百二十七年矣

原化記

普通中穰城內有人二百四十歲不復食谷惟飲曾  
孫婦乳簡文賜以束帛荊州上津張元始一百十六  
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九十七生兒兒遂無影將亡  
人人告別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時而終人以爲

知命

見南史蕭映傳

元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至洛陽云是晉武時人  
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見杜子休宅嘆曰此中朝太康  
寺也人未信逸云王濬平吳始立寺有三層浮屠用  
甄爲之指子休園中云是故處掘之果得甄數萬兼  
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九月八日襄陽侯王濬敬造  
乃服逸言子休遂捨爲靈應寺甄還爲浮屠汝南王  
拜爲義父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聞養生  
自然長壽郭璞爲吾筮云壽五百歲今始餘年嘗給  
步挽車一乘遊于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半道



去莫知所在

洛陽伽藍記

羅結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年一百二十歲卒

北史

李員爲承旨奉使至瓊遇一叟自稱楊避舉年八十一其父叔皆年一百二十歲餘又見其祖宋卿年一百九十五頃之雞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亦不知其年歲

洞微志一作李守忠

孝惠帝二年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君之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亦來朝

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蝨牙出于唇自乳已下有垂毛自蔽居于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筭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覽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以往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薄淳風墜矣稚具以聞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埋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于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于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至二年



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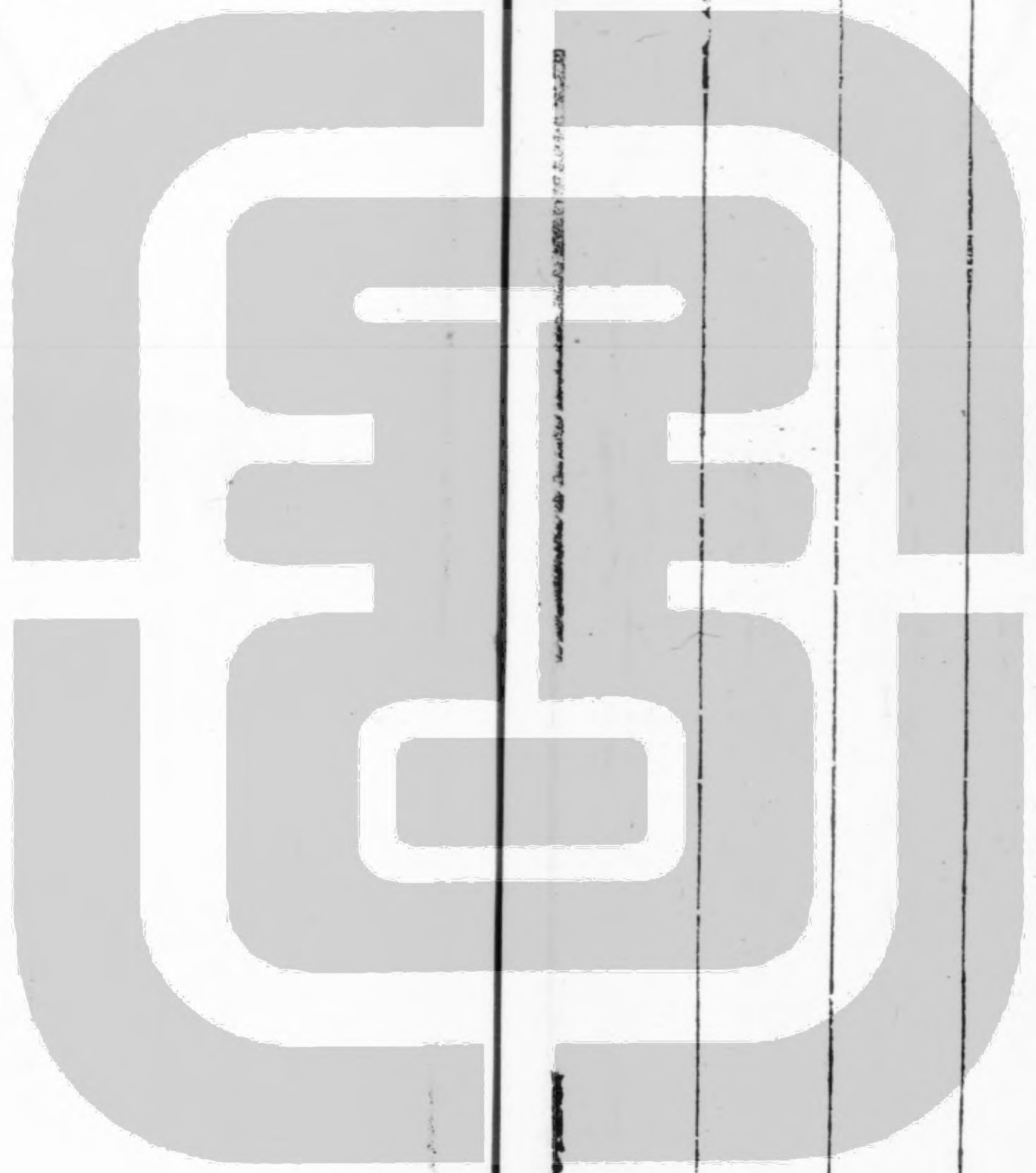
赦天下

王子年拾遺

魏明帝六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  
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

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

魏世語





膂力

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  
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  
子請從至見于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  
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  
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  
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  
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  
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節士不以辱生遂奔  
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



斷宗士節小具矣而于孝未終也

韓詩外傳

紂力能索鉄伸鈎撫梁易柱以百二十日爲一夜謂之長夜飲子路感雷精而生好剛尚勇

宋萬弒閔公奔陳宋人請之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

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醢之

左傳

圉人犖力能投盖于稷門服虔曰能投千金之重過

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楠反覆門上也

左傳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泊欲之陽侯波起兩

蛟挾船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

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出毀璧而去示

無恡意

孟賁過于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撻其頭顧不知

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

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河

呂覽

齊景公渡江沅之河龜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

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龜

也左手持龜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

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搜神記

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遂還反涉江至于中流有兩

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



古史記卷三  
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  
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于是  
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  
之仕之執圭

見呂覽知分

東海有勇士曰椒丘訢爲齊使于吳過淮津欲飲馬  
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飲馬于此者馬必死君勿飲  
也訢不聽使從者飲馬于津馬遂沒椒丘訢去朝服  
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  
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  
曰送有喪者往見訢于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

眇子左目夫天然不全目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  
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  
椒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  
攻我暮無閉門椒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  
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  
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謂不  
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必先辭後不肖三也能  
殺吾者是毒藥之死耳椒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不  
若者天下惟此子爾

獨異志

秦王召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詣秦秦王



怒置亥于獸圈中亥瞋目視獸皆血濺于獸面獸不敢動

荆軻渡蛟夾船軻斷其頭而風波靜

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西京雜記

任成王彰武帝子也少而剛毅善左右射好擊劍百步中於懸髮時樂浪獻彪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驍勇之徒莫敢輕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鈞鐘置崇華殿前欲徙之力士百人引之不動彭負之而趨四方聞其神勇皆畏兵自固帝曰以王

之雄武吞并巴蜀如鸛銜腐鼠耳彰薨喪出聞空中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收其朽骨死者歡于地下精靈知故感也

拾遺錄

許褚以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

魏書本傳

魏孝文年十歲餘能以指彈碎羊髓

北史

鄧遐勇力絕人襄陽泊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拔

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絕蛟數段而出

晉書

一云遐母

云蛟是神物寧忍殺之今可令呪勿復爲患遐呪而放焉遂不爲患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霆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



而盜俱隕故殷浩委以軍鋒焉

平日書

桓康膂力絕人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

帖牀壁以辟瘧無不立愈

南史

蒲察世傑為人多力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

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金史

齊長沙王晃有武力世祖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

道邊枯葉上令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兩稍不出乃

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

齊書本傳

麥鐵杖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大業

中結聚為盜廣州刺史歐陽頎荐之以獻沒為官戶

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

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十餘度

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

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于杖下時

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

賈勅而往明旦文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

捷誠而釋之

北史本傳

沈光少驍捷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

繩絕非人力所及光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

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



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人號為肉  
 飛仙及從煬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  
 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  
 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壯異之  
 後與麥孟才錢傑等圖與煬帝復讐為宇文化及所  
 害

北史本傳  
孟才鐵杖子

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  
 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北史本傳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珣隋  
 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賡強起昱

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  
 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  
 舩蜀江人患之昱蒞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  
 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  
 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  
 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  
 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  
 明隋末大亂潛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  
 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  
 見于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太宗賜封神勇大



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幸  
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珽  
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方輿勝覽

薛延少驍果嘗從神武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  
震地火燒浮圖神武命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  
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鬃尾皆焦神武嘆其勇  
決曰延乃與霹靂鬪

北史本傳

魏將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楊大眼往求焉冲弗  
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  
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嘆冲曰

千載以來未有逸才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淮泗荆  
沔之間兒童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上王康  
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  
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  
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也世推其驍果關張弗過  
也

北史

魏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  
踰者魏文成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

二十步刊石勒銘

北史帝紀

羊侃以力聞魏帝曰郎官謂卿爲虎試作虎狀侃因



古史談苑 卷三  
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嘗于兗州堯  
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  
八尺大圍執箱擊悉皆破碎 南史本傳

柴紹之第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以上挺身若飛十  
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  
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  
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竒之曰此人不可處京邑  
出為外官時號為壁飛 朝林士 僉載

蘆曹身長九尺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嘗臥疾猶  
申足舉二人 北史

辛讜少耕于野有牛鬪衆畏奔踐讜直前持其角牛  
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飯讜然  
讜癯短材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 唐書本傳

牛思進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絰于耳以手引之令滿  
又負墻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巖不動軍中異之  
宋史

羽林將劉洪喜騎射嘗對御使于風中擲鴻毛洪連  
箭射之無有不中 天寶遺事

玉哇嘗出獵遇虎于隘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  
手探虎口抉其舌拔佩刀刺殺之帝壯其勇



遼統和中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陳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墮地伺便拔刀殺之輦至上前卽日設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

遼史本傳

蕭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峯而上者以僂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峯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遼史本傳

別的因爲信陽達魯花赤信陽多虎別的因以馬楊

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楊擲虎虎搏楊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元史

小雲石海涯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之騰上之越三而跨三運槊生

風觀者辟易

元史



異相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鉄筋食

後漢書

劉備自見其耳

劉曜鬚百莖皆長五尺

符堅執盖郎夏然等三人長至一丈九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安祿山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千斤



干將子眉廣三寸公孫呂面長三尺廣三尺  
吳越温州刺史朱褒耳下有一點赤每怒發則點移  
至口怒解如故

曾子宣丞相家男女手指皆少指端一節外甥亦或  
然或云襄陽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道輔之姊嫁子  
宣故子孫肖其外氏

沈存中筆談

張良手紋如琴陳平手紋有兵符其妻蕭氏手有帝  
金花印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三尺二寸  
王敬則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

### 奇疾

叅政孟庾夫人有奇疾每發于見聞即舉身戰慄至  
于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  
姓及打銀打鐵聲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  
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  
不可見竟逐去之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  
聞也

伶人刁俊朝妻頂癭如鶴卵漸如數斛之囊中有琴  
瑟笙磬之音癭裂一猱跳出曰吾老猴精也解風雨  
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天誅蛟搜索党與故亡匿



夫人蟻螬之領

續幽悟錄

陳子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者皆謂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醫莫知

呂夏卿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

小兒

夢溪筆談

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稍復舊

夢溪筆談

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似之皆如

鈞

夢溪筆談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

婦愬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簍

約有百餅猶稱饑不已食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饑復

如故

夢溪筆談

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亦得饑疾每饑立須啖物稍遲

則頓仆悶絕懷中嘗置餅餌雖對官遇饑亦便齧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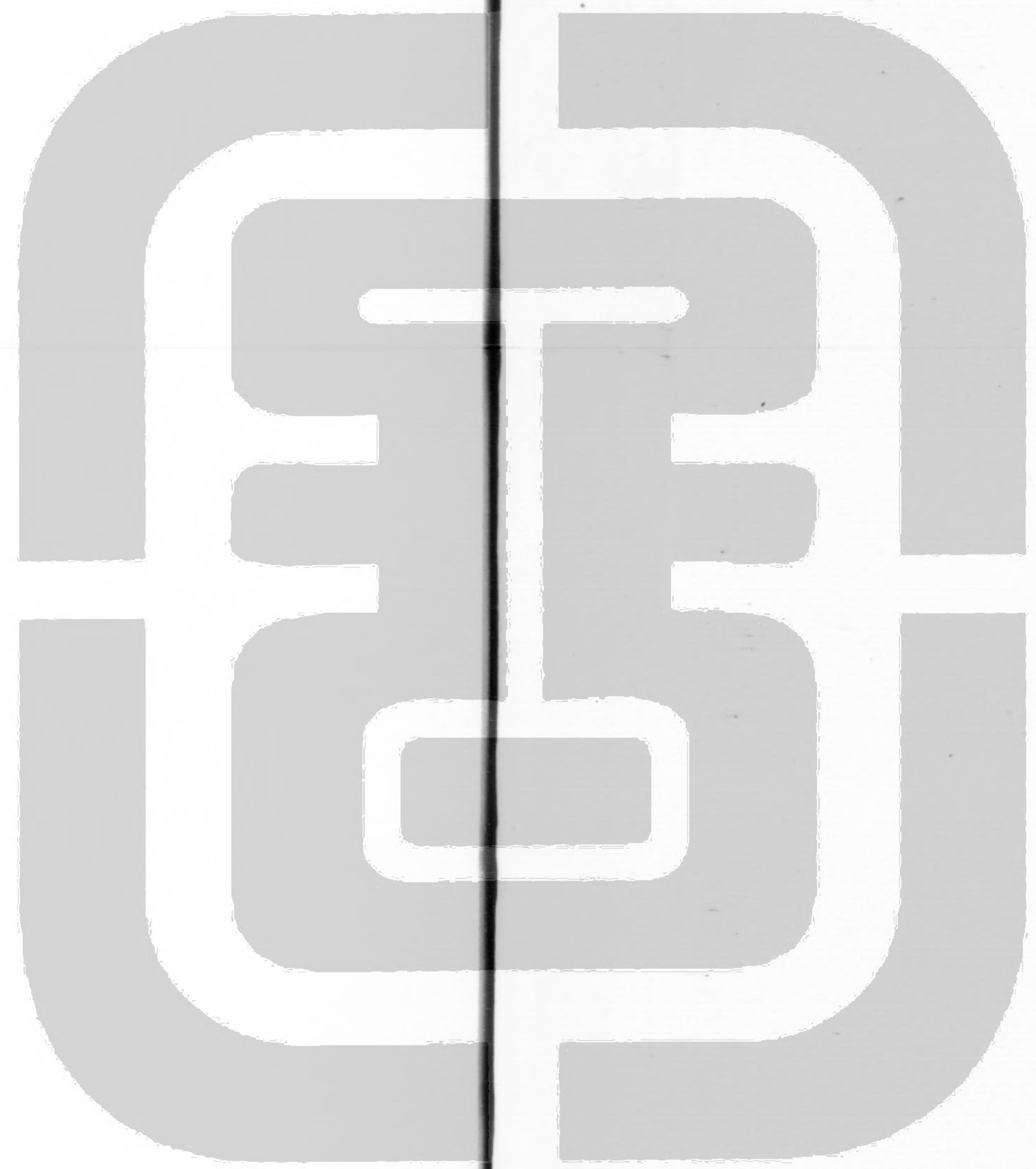
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為

之哀傷

夢溪筆談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歎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吾生平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莫能治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澈如水晶





夫

臣



